

文 學 叢 刊

春 風

張 天 翼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有版

定價金圓八角五分

春風

張天翼作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銀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主編

文學叢刊

第三集
共六十冊

星
栗子
曼陀羅集
夜景
春風
黃沙
達生篇
小巫集

葉紫
蕭乾
陳白塵
艾蕪
張天翼
靳以
萬迪鶴
奚如

髮的故事
印象·感想·回憶
綠葉的故事
橋
銀狐集
咀華集
日出
運河

巴金
蕭軍
蕭散文
李廣田
曹湜
劉西渭
曹湜
臧克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三十七年十月五版

目 錄

貝鬚子·····	一
嚴肅的生活·····	二三
講理·····	三三
蜜味的夜·····	四三
一個題材·····	八三
閩訓篇·····	一一一
春風·····	一二五

貝鬍子

大家叫她宗老師的那個堂客——今天又到會館裏來過一趟。聽說她帶着一本捐簿在這裏募捐。

在會館裏住了二十五年的鍾七老官——彷彿是這裏的主人，橫着眼瞧着她出出進進。可是她一跟他打了招呼，他就客客氣氣搭訕着：

「學堂裏忙啊……來吃杯酒吧……」

跟他緊隔壁的貝鬍子可戒嚴似地把房門上了門，連皮紙窗捲也下了下來。他掏出鑰匙來要開箱子，一下子又想起了什麼，手停到了半路上。

「鍾老七，鍾老七！」他拿銅匙敲敲紙糊牆壁，壓着嗓子叫。「她還在成十六房裏啊——那個堂客？」

隔壁那個大概又在那裏喝燒酒；聽見他放下杯子，又聽見他用拖踢的步子走近牆跟前，小聲兒答：

「走了，我看見的……等下子怕還會來……」

這邊貝翦子想了會兒，他翹起了下巴——讓臉子擠得全皺着，拿手指搔搔鬍子梗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那個瘟長班——管的卯事——放宗老師進來！」

他聽見鍾七老官拖着吃力的脚步子走開，還很響地打了個膈兒。

於是貝翦子蹣脚蹣手到窗子跟前，打冷布角裏張一張院子裏——空空的，太陽照得那些青石耀人眼睛，祇有隻老母鷄囁囁地走了一轉又出門去。

「這些瘟傢伙！」他用種閒散的派頭抽上旱煙，吐了口唾沫，隱隱感到了有什麼不好的預兆。

天上有飛機飛過，響得連屋子都顫動着。外面有人嚷着些什麼，可是全給埋在

了那陰陰的吼聲裏，祇模糊地聽到了那些害怕的口氣，憤怒的口氣。

長班那個小兒子似乎在那裏蹦着，溜着個尖嗓子——

「打呀，打呀！——操你媽！碰！」

貝鬍子打箱子裏掏出一本賬簿來。他把煙斗擱到桌上，空出兩隻手來揮揮身上的灰土，然後翻着這本寫得整整齊齊的冊子。

他一直顫動着嘴唇，低聲念着那些數碼子。不錯，要是端午節前不鬧什麼亂子，他連本連利可以撈回三十來塊錢。可是這些數目字分明在那裏揚着搖着，水影子那麼漾呀漾的，好像牠馬上就會從賬簿上飄開去的。

「鬼摸了腦殼！」

左手扶住旱煙筒，撇轉臉來向右邊射了一口唾沫。

怎麼他要放賬給那些靠不住的傢伙呢？——同鄉人，那不錯。可是他們多半是些進學堂腳色，是些宗老師一路教小學的貨。照他貝鬍子的話說起來，那盡是些

沒腸子的傢伙——「天不探地不管的。」

他並不是沒勸過那些後生。

「你們都是年紀青青的呀，」他坐得很舒服的樣子，把右腳擱到了左腿上——
「翹呀翹的。」你們有娘也有爺……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——唉，瞎鬧有什麼好處呢……你們如今學堂裏也讀孝經，你們倒想想我這老官子的道理看……」

看看他們那些愛笑不笑的臉子，他傷心地歎一口氣。他抓着煙筒，拿無名指跟小指豎得高高的，抽了會兒又說：

「好好讀書，莫管別的。將來做官做府，天下事自然落到你肩巴上來……吵麼子囉，如今？唉，血光災，血光災……我在北京住了一二十年，這些落殼我看得多了。唉，看得多了……」

他也向那些學堂校長上過條陳——不過他沒署名，祇規規矩矩抄好，貼一分郵花當做露口信寄去。等到以後他看到報上——那些學校當局想法子叫學生們

復課的消息，他就指指點點地對成十六嚷着：

「看哪，看哪，成十六……呢，你到底怎樣在那裏吃報館飯的，我倒要問問？你曉不曉得有人上了個條陳……」

他留着那分油膩膩的印刷品，一個個地送會館裏的人看。他認為那些當校長的到底還有幾個明白人，到底相信了他的意見。

可是如今——又怎麼攪的呢？宗老師鬼頭鬼腦的募什麼捐呢？

身子抽痙地動了一下，他狠命把銅煙袋在磚地上敲着。他想像那些小夥子亂哄哄地嚷着跑着——往前面擎着洋槍的拳子兵直衝。他們手裏全拿着些白旗子，彷彿他們替他們自己安排好了那些出殯的儀仗。

貝鬍子合上了那本帳簿，兩手緊緊地抵在那封皮上。他覺得他受了騙，好像那些同鄉人故意做好這個圈套——他們特爲向他貝鬍子借了錢，就跑去拚性命送死……

「這些枉死鬼！」他兩手用力抵得有點發抖。「要過節了——他們到閻王老子那裏去躲債！」

他使勁抵着一張嘴，眯着眼瞧着前面那張歪茶几。

會館裏靜悄悄的，連隔壁鍾七老官的呼吸都辨得清楚。祇有外面街上那些嘈嘈雜雜——織成了一片嘩啦嘩啦的聲音，似乎全世界在一鍋開水裏滾着。什麼地方隱隱有嗡嗡的一陣叫，彷彿又來了什麼飛機，仔細一聽，可又沒有了。

正在這時候——臺臺地響起了成十六的皮鞋步子。他趕緊把賬簿塞到了箱子裏鎖着，照習慣靜靜地巴望着那扇房門。

成十六可在隔壁屋子裏喊他：

「貝家大伯，來這裏扯扯談吧？——有好消息哩。」

天天在這當兒，成十六睡夠了覺，就跟別人談些報紙上登不出的新聞——有些簡直荒唐得叫人信不過。那個說話的可笑嘻嘻地摸着下巴上的肉痣，使你摸不

準他到底是在說正經，還是開玩笑。

他貝鬍子總是搖搖頭，叱孩子那麼大聲說：

「那有這個事——卵彈琴……」

然而這回他嘴巴靈活不起來。成十六一告訴了他們——宗老師要請個個同鄉都捐點錢，貝鬍子就覺得自己的臉皮肉全巴了起來，好像抹滿漿糊給晒乾了似的。

「麼子事要捐錢呢？」他裝做不知道的樣子。

鍾七老官優瞧着貝鬍子，又看看成十六，顯然他是要等別人開了口他才有話說。

那個吃報館飯的一面扣着襯衫上的袖扣，一面擺出平素那付嬉皮笑臉的神氣，把嗓子放得低了點兒：

「萬事總要用錢的呀。如今好多大老官也都幾千幾百地解荷包，不過外頭不

曉得。」

停停又說：

「你老人家一定肯捐幾個的：你老人家素來慷慨……」

這位老人家用種打商量的眼色瞧着鍾七老官，下唇伸出一下又縮了進去。

平素許多小事他倆總取着一致行動：似乎他們要用老年人的身份，用會館裏老客的資格，來表示他們跟年青人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他們合夥辦火食：兩個人輪着買菜，輪着煮飯，吃得又舒服又合算。他們賞長班的節錢永遠是一吊二，不像別人那麼做冤大頭。應酬同鄉時候他倆也合辦——出手得很像樣，可又花費得不傷人。

「今日子主該要破財啊？」——貝鬍子巴巴地等着他那老伙伴，說不定那個會用平素那種老實話來回絕了這個把戲的。

可是鍾七老官什麼也沒說。祇好像受了個大打擊，就索性自暴自棄似地——猛地喝下了大口酒。隨後皺了皺臉。

貝鬍子在肚子裏罵：

「膿包！」

「這個——這個——」他把臉轉向着年輕的那個，「要捐好多呢？」

「那隨便囉。毛把兩毛錢都行。」

「毛把兩毛？」他叫。『那夠什麼用呢。』

成十六聳了聳肩膀，笑着：

「聚少成籬呀。你老人家要多捐些——還怕好事給你一個人做了去啊？……」

就捐兩塊錢看看罷。……」

這一位瞅了他一眼。表示這個玩笑開得太過火了似的，不搭嘴了。

鍾七老官打鼻孔裏噓了一口氣——酒味兒往別人臉上直噴。他吸了吸唾涎

嘟囔着：

「作孽呀，作孽呀……」

他舌子漲大了許多，重甸甸地搬動得很吃力。他含含糊糊發了幾句感慨，就又說到他親眼看見一個血淋淋的小夥子——給揍着拖着，一面可還嗷聲嚷着一些話：這在鍾七老官嘴裏複述出來，就改成了他的鄉土字句——

「拿你那把大刀去斫鬼子兵呀，去斫鬼子兵呀……」

成十六坐到了靠窗那張椅上。把辛辛苦苦扣起來的袖扣又解開，捲起了袖子。他臉上收了笑容，對鍾七老官那張蠢頭蠢腦的臉子緊瞧着，眼睛裏發着光。

「唉——嘖嘖嘖！」鍾七老官雲雲眼睛往下說。「人家有血有肉也是十月懷胎——娘肚裏養出來的呀……」

這就引得成十六又提到了募捐的事：

「等下子宗老師還會來的：捐簿在她那裏，多少寫幾個罷。」

鍾七老官重新嘆着氣。唉，作孽！就修修來世捐幾個吧。於是囁的吞下一口酒，拈起一顆花生米送進嘴裏——痛苦地磨着。

老伙伴可繕了他一眼——

「膿包」

接着——那個爲了要叫人記得他貝鬍子也在場，於是很響地抽了幾口煙，還忿不平地射出一堆唾沫。顯見得他生了氣：

「什麼鬼路徑，娘的腸子，捐了錢——又是去罷課！又是去打電報！又是去送死！……這樣子真是造孽哩！」

鍾七老官楞住了：真的，怎麼自己沒想到這些呢？他面目模糊起來，好像眼睛鼻子都要融化了似的。

可是成十六的臉有點發紅，橫了貝鬍子一眼：這種認真的臉色——別人還是頭一次看見。

嚼花生米的人嘴閉住不動，連端在手裏的杯子也沒送到嘴邊去。他糊裏糊塗感到他屋子裏會要出樁什麼禍事……

向來這個年青人總是笑，總是聳着肩膀，跟兩個老的談些新聞——逗他們發議論。有什麼三五個人在場的時候，他就更加起勁：

「喂，喂，亞國硬要跟義國打哩……」

接着報告了義國有多少飛機，炸死了亞國多少人。

鍾七老官把眼睛張大了些，舌尖攔到了嘴唇上，彷彿小時候聽到的西遊記裏那些妖怪一樣——叫你信不過，可是叫你汗毛豎豎的。

「真的呀？」他小聲兒問。

「這有什麼出奇呢！這些路徑——我跟你這邊也看見過呀。」

這位貝鬍子呢——總是忿忿的擺出一付罵人的臉孔：

「那隻什麼亞國皇帝啊——硬該剛……打仗哪！打仗哪——好，拿着老百姓

去送死！他也不想他門不門得贏義國……讓讓人家不就沒事了……」

照例成十六要頂他兩句。於是貝鬍子拿出前輩身分來，用那套老話來教訓年

青傢伙：

「你真要本份些，莫蹣打蹣跳，你們吃報館飯的人！」

並且還提到了從前給槍斃了的那個邵飄萍，那個林白水——

「嘿，林白水到頭還是送了命……本來是他的不是嘛：怎麼要去罵人呢？罵人

——張宗昌自然要槍斃他……」

成十六就祇笑了笑，雲雲眼睛，從來沒像今天這麼繃起臉子來過。

「作孽，作孽！」鍾七老官喃喃地說，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「唉，來了

神……」

這屋子裏沉默了會兒，成十六就跟貝鬍子嚷了起來：

「捐錢怎麼是造孽呢？」

「這分明是噉起學生子去鬧嘛。」

貝鬍子把臉一仰。別人剛要開口——他可又往下說：

「這些毛孩子也該死，怪不得——明明曉得那些拳子兵有洋槍，有大刀，你就莫去瞎吵呀！」

那個用鼻孔笑了一聲，把袖子撈到了胳膊灣裏，拿食指敲着桌沿，他告訴別人——這些事不光祇學生子在那裏幹，他拚命沉住氣，把嗓子放低些，數着各種各樣的腳色：這裏面有做官的，有做工的，甚至於還有店倌先生……

這裏貝鬍子插了一句嘴：

「店倌先生——哼，有卵用！」

陽光打紙窗外面透進來，照着成十六的臉——油得發亮，他抽了一口氣，感到麻煩似地瞧着他那對手。他又有點煩躁，又有點懊悔自己多事。然後他把眼珠轉到了鍾七老官臉上，似乎說：

「你看！跟他橫豎講不清！」

可是鍾七老官避了他的視線，細模細樣地去捻起花生皮來。